

# 夜光杯

和来家修理水龙头的小Z师傅闲聊。他说老婆又要去开刀了,去年子宫肌瘤,后来甲状腺结节,现在又复发了,还较大,又得手术。说着叹了一口气。我说你老婆是不是平时容易生气?对啊,她就爱生气,一点点事就埋怨。我换了公司,升了职,事情多了,有时开会回家晚了,她说“哎呦现在晚饭也不回家吃了。”有时刚一回家,她在屋里就大声嚷着让我把门口的东西捡起来,我先进屋洗手换衣服了,她又说怎么叫你做事这么难呢?Z师傅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初中毕业于湖北来沪打工,从小工到包工头再到如今装修公司的部门小头头,手艺好,人勤快。老婆是青梅竹马的同学,工厂做工,两人胼手胝足,如今儿子也上大学了,老家也买了房,在上海虽然租房住,工作生活都安定。

Z师傅纳闷,怎么生活好了老婆反而火气大了。我说你升职了,忙碌了,老婆中年了,她肯定疑心你外面出花头,也不免失落寂寞,又可能说不清这股子情绪,就朝你发无名火啦。两个人坐下来多说说,咋想咋说,都说出来,可能会好些哦。Z师

## 女生·气

傅点头道谢。其实也非我有啥高明之处,同理心罢了。同为女性,一样也容易各种不顺心,家事心事身事,也会关注国事,哪有什么风调雨顺,就算看似风平浪静的,时不时工作不顺了,病痛来袭了,家人生隙了,或新矛盾兼旧怨气,哪壶不开提哪壶,说点什么彼此火星和土星,又或者明明自己做的事能被人有意无意地漠视,怎能舒心?人和人岂能真正感同,真理解?生生的真气乱串,此起彼伏啊。调节吧,持珠念咒,提管抄经,打坐吐纳,岂能这么快平息呢,上中下焦地窜,表面不响,不响之内,汹涌澎湃着。服逍遥丸吧,再加味逍遥丸,那也无法立见功效,否则自脖子《逍遥游》以来,有几人真正逍遥?这股子气如何安生呢,女人的生理结构助其安营扎寨,乳腺,卵巢子宫、甲状腺、肝、增生结节囊肿甚或肿瘤……

曾看过几次一位乳腺外科医生视频,医生亲切,病患信赖,啥事都跟医生唠嗑,这不老李走啦,三个月前还好好好的,跟儿媳吵架生气闹的,医生道哎呀这不治得好好的,咋生气呀。网

曹景行兄比我大一岁,是名副其实的兄长。1993年上半年,我访学香港中文大学英语系,有机会结识已在香港《亚洲周刊》工作的曹兄,而结识地点正是港岛北角的罗孚先生寓所。

1993年5月11日下午,我按约到罗寓拜访,这是我第二次到罗先生家。曹兄已先我而至,罗先生向我介绍:曹景行,曹聚仁公子,原在复旦。这样,我们就算认识了。我研究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史,当然不会不知道曹聚仁的大名。我参加注释的鲁迅1934-1936年的书信中,致曹聚仁函就有14通。罗先生也多次向我谈到曹聚仁,尤其是他与曹聚仁合作,在香港发表知堂晚年作品事。但没想到曹聚仁的儿子也追随父亲的足迹到了香港,也与父亲一样从事记者和时事评论工作了。我看得出来,曹兄很敬重罗先生。当时有一个细节,我记忆犹新,罗先生家那只已高龄的白猫,曹兄和我都逗它玩了一阵。当晚,罗先生在附近餐馆赏饭,我的日记是这样记载的:晚罗孚宴请,见曹景行谈知堂致曹聚仁书信事。

这次初见后,好长时间未与曹兄再联系,

几乎相忘于江湖了。但我知道曹兄后来加盟“凤凰卫视”,干得风生水起,已成了海内外著名的媒体人。直到2010年前后,记得一次《收获》的程永新兄招宴,与曹兄在饭桌上阔别重逢。我们聊得很开心。那时我已通过香港鲍耀明先生的介绍,也结识了曹兄的姐姐、表演艺术家曹雷。我与曹兄又谈起知堂致曹聚仁

## 忆曹景行兄

陈子善

书信的重新整理出版一事,因为香港虽已出过《周作人曹聚仁通信集》,却编得很不理想。他答曰:他太忙了,此事他姐姐在处理。

此后,我与曹兄算是恢复了联系,虽然联系仍不频繁,颇有点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的味道。曹兄已回到上海,仍是那么精力充沛,那么四处活跃,在电视上,在各种不同的场合。2018年12月,我主编的《现代中文学刊》第6期拟刊出知堂研究专辑,我想到了曹兄,向他约稿。他二话没说,一口应允,与女儿曹臻合作,撰写了《只求心之所安》一文,回顾了乃父

曹聚仁、罗孚与知堂的交谊,尤其较为完整地评述了《知堂回想录》的撰写、连载和出版的艰辛曲折过程,颇具史料价值,使这期拙编颇为增色。“求心之所安”是曹聚仁《知堂回想录》校读小记中的原话,意为出版《知堂回想录》都不管用,只“求心之所安”,“知我罪我,我都不求了。”此文后经修订,收入2019年香港地区牛津大学出版社新版《知堂回想录》。曹兄曾担任暨南大学、清华大学等校的客座教授和高级访问学者,但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评论,这也许是唯一的一次?

我和曹兄互相加了对方微信。他确实不负“一个人的通讯社”的美誉,每天在朋友圈转发的微信达数百条之多。他为此特别告我:我发的信息很多,你没兴趣,忽略就是。他经常转发我在朋友圈的发文,但他逝世后我才知道,他2月7日转发的最后一批微信中,竟有我的一篇《漫谈“百花散文小丛书”》。我马上上网查看,发现此文前一篇《徐志摩拜年》,他也及时转发了。我这些谈文艺的小文,在他大量转发的政经微信中实在突兀,也不会有多少人阅读,真难得他的好意!令人痛惜的是,已无从谢他了。

## 外婆的慈爱

正凯

外婆的形象一直在我的脑海里。她身材不高,裹着小脚,微胖的面庞透着慈祥,轻声细语的话语语气令人感觉亲切。

在淮阴乡下,习惯把外婆喊称舅妈,而我们兄妹从小到大一直称呼外婆叫妈。为什么这样叫?母亲从未对我解释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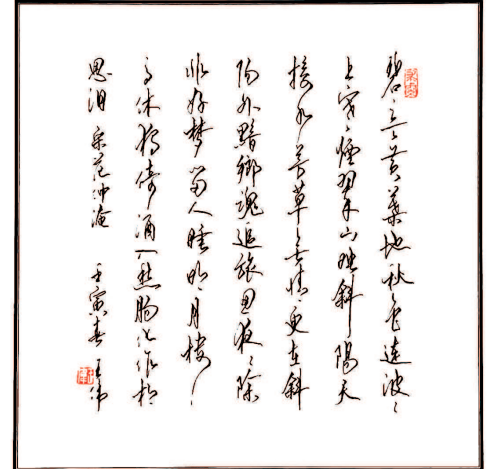
外婆一生养育三个子女,母亲是长女,下面是小姨和小舅。在我母亲十三岁时,外公意外早逝,那年小姨五岁,小舅才两岁。外婆含辛茹苦,以顽强的毅力支撑着家。从我记事开始,我印象中的外婆总是沉默寡言,遇到高兴的事,外婆的面孔会绽开笑容,但我从未见过外婆有那种敞开心扉爽朗的笑声。生活的磨难,让外婆额头上面布满皱纹,也使外婆的眼眶里有着丝丝忧伤。

少年时,每到寒暑假,我都要去外婆家。夏天,随着外婆去割草挖菜。秋天,与外婆一起去拾秋,到生产队起收后的田里捡拾山芋。外婆会把我捡拾的山芋单独存放,集中在一起,作为假期的劳动成果让我带回家。

农闲时光,外婆会步行二十多里路来看我们,在我们家小住几日。这时,她和母亲好像有说不完的话。她会耐心细致地用棉绳绕着芦柴花、碎布条和鸡毛为我编织一双毛窝子鞋,冬天穿在脚上很暖和。她喜欢坐在我家堂屋门边,身体倚靠在门框上,用慈爱的目光,静静地看我们在院子里玩耍。那天,顽皮的我被父亲罚抄语文词组,写完后才能出小院去玩。我玩得一头汗水掌灯时才回家,外婆偷偷地在我耳边说,“你爷说你字写得不错”。这时的外婆,一脸轻松的神情看着我。

外婆的眼睛里,除了关注两个女儿的家庭生活,所有的精力都落在小舅身上。这是她的命根子,她一心想到的只要小舅在身边,她的日子才有滋有味。那年冬季征兵,年满十八岁的小舅跃跃欲试准备报名参军,八岁的我也在旁边插嘴鼓动,正在烧火做晚饭的外婆说什么也不同意。她说,你要是去当兵,我就跟你后面,你到哪儿我就到哪儿。锅膛蹿出的火苗映红了外婆的脸庞,我看到外婆的目光是那样的坚毅。从此,小舅彻底放弃了当兵的念头,安心在家务农,结婚生育子女,让外婆安度晚年。

十年之后,当我换上新军装去向外婆辞行时,她用赞许的目光看着我,可是神情中又有着许多不舍。她虽然不识字,但她明白不能耽误小辈的前途。外婆喜欢和向往儿孙绕膝的生活氛围。在外婆的眼睛里,我们几个孙辈都是她的至爱,只要她手里有的,她都愿意给我们;只要能做到的,她都愿意为我们做。后来,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让我叫她叫妈,因为,在外婆的心里,我们都是她的至亲骨肉,没有内外之分或姓氏之别。想到外婆一生辛劳,最后带着切肤的痛楚与遗憾走完了八十多年的人生,禁不住潸然泪下。



录范仲淹《苏幕遮》(硬笔书法) 王伟

奥运冠军谷爱凌说:“睡觉是我的‘秘密武器’。”高亭宇也曾经“凡尔赛”,说自己因为备赛紧张而失眠,“只能睡八九个小时”!睡眠如此重要,但在中国,据报道超过3亿人患有睡眠障碍。春眠不觉晓,昨晚你睡好了吗?——编者

睡不着的时候数羊,这是全世界通行的救赎方案。有个笑话:某人苦于失眠久矣,有位名医建议他数羊,数到一百保证睡着。他决定尝试一下,那天晚上他数到六十以后渐渐意识模糊,便起床冲了一个冷水澡后再数下去,结果数到天亮还没睡着。我没那么傻,我是数完一百只羊,再数一百头牛,如果还在床上烙饼的话,就接着数一百匹马,数着数着到了爪哇国。第二天起床,我像一个从雪崩中逃生的牧民,那种幸福感真的妙不可言说。

读中学时,我在一本科普杂志里看到一篇文章说,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经常失眠,比如伦敦、纽约、巴黎、东京等地的失眠人数高达百分之十五以上。作者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给人们带来了焦虑、紧张、忧愤、绝望以及类似吸食大麻后的妄想。那时,我们上海已经是国内数一数二的特大型城市,弄堂里的伯伯、爷叔们,在造船厂烧电焊、在轮渡上套圈圈、在菜市场劈猪头,从来不知失眠的滋味。偶尔也听说某人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,她们是前客堂的张家阿姨、亭子间里的刘家好婆。家

友留言也是有才:“忍一时乳腺增生,退一步卵巢囊肿;憋一天肝气郁结,气一下甲状腺结节;骂一句心肌梗塞,让一点内分泌失调”,真正左右为难。

都知道不生气有利女人身心,都知道的事都知道难做到的。《黄帝内经》云:“恬淡虚无,真气从之,精神内守,病安从来?”。修炼至如此境界是否可算“蜀道难”呢。私人生活领域是也,公共领域亦是也。招生招聘中的性别区别对待,明里暗地的性骚扰,女性被当做“工具”被拐卖被强迫卖淫,偏远乡村有之,繁华大城亦有之,依然大行其道的重男轻女观,更有或大张旗鼓或隐秘难察的商业社会中女人之被观看被规训,甚或女性自我潜移默化间的自我异化……不一而足。你不知闪闪发亮的项链,是否就可能变成有形无形的锈迹斑斑的铁链。

七十多年前波伏娃在《第二性》中写道“女人并不是天生的,而是被后天社会观念所定义的”,犹然耳边。她在书中纵论自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历史演变中,女性的处境、地位

和权利的实际状况,讨论社会发展中的性别差异,探讨了女性独立的可能,在西方社会掀起轩然大波,但“第二性”好比旋风,震撼启示了越来越多女性的灵魂。

其实还在波伏娃前,女性对自身权益的争取早就波澜壮阔。电影《妇女参政论者》,背景是1912年的伦敦,讲述英国女性争取投票权的故事。24岁洗衣厂女工莫德,从7岁起做工,极低酬,被工厂主性骚扰不敢言,与丈夫和儿子过着清贫还安定的日子。偶然卷入女性争取投票权运动,被警察殴打羞辱,被丈夫不理解甚至训斥,被邻居侧目,但她还是慢慢地从女权运动活动中自我觉醒,她说“我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度过此生”,而改变只有来自于女性自身。1918年2月,英国政府规定30岁以上有一定财产的英国女性拥有投票权。1928年这一年龄降至21岁。各国女性政治权益之获得也都是争取来的。这里不展开此话题,只想说很多权益是通过女性自己表达奋斗出来的。同样上世纪初的伦敦,伍尔夫

奇妙的句子一句接一句地飞来眼前,我有不少被人抄袭或洗稿的文章就是在半醒半梦中完成的。当然,通常情况下第二天醒来整理思路,收获的却是一地鸡毛。克制地借助于安全可靠的药物,能够帮助我们减轻莫名的紧张与焦虑。如果不算太糟糕,失眠的下半场就是沉睡,此时虽然牺牲了一点时间,但要是

## 失眠时你在想什么

沈嘉禄

海,女儿女婿当她慈禧太后一样供着哄着,但老人家并不能入乡随俗。

我是在三十五岁以后开始数羊的。那时候写小说比较执着,顺畅时胡思乱想,滞涩时苦思冥想,写到半夜头昏脑涨,床上一倒,眼睛一闭,笔下人物吵吵闹闹来找我诉苦、求情、揭露别人的秘密,折腾到凌晨四点牛奶车咣咣咣开进小区,我只好数羊了。数着数着突然想起一个细节,一句话,马上起床开灯,抓到一支笔,撕下报纸一角,横七竖八地写下两行字。

我嗜睡,每天要睡足八小时,否则第二天无精打采,还会诱发头痛痼疾。但事实上我并不十分害怕失眠,相反有点喜欢它,好久不来还有点想它。失眠时思维特别活跃,记忆的仓库自动打开,白天未完成的文章突然柳暗花明,

接下来出现经验之外的精彩剧情,也算失之东隅,收之桑榆。个人的经验是:有时候我在梦中与他人对话,那是针锋相对的场合,生死抉择的时刻,我从欲言又止到滔滔不绝,绵里藏针,进退自如,这一切顺着我的性格发展逻辑,属于超乎水平发挥,落败不失项羽之慨,成功可逞子龙之威。当然,醒来之后揽镜自顾,现实生活中的我不免自惭形秽。

今天,时代列车呼啸而过,一万年太久,只争朝夕。上海已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特大型城市,经济、文化、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如火如荼,欣欣向荣。快节奏的都市生活,像一只无形的大手推动人们一路跌跌撞撞,大家无可逃避地陷入紧张、焦虑、亢奋之中。求学、求职、求偶、升迁、置业、经商……竞争越发激烈,机会稍纵即逝。股海汹涌,赤

潮碧波,百花争艳,莺歌燕舞,也容易让人滋生种种妄想。如果说失眠是大脑对现实世界的过敏性警觉,做梦大概就是对人生履历的刻意涂改。佛家的“放下”二字,值得相伴到黎明。

当然,我们也不必害怕安眠药会吞噬我们的健康,它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种安慰剂,老婆大人就用一瓶谷维素骗了我两年多。再拿我的朋友圈来说,茶酒小聚时也经常就“嗑药”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展开讨论,还有人向我推荐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自我催眠法,但实践证明,数羊永远是最佳方案。有一个现象值得研究:作家朋友对失眠的恐惧程度比较低。他们与我一样利用失眠的通道访问梦境,沉湎于波谲云诡的遐想之中,在一个陌生的时空与自己的童年人物重逢。一个人的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床上度过,不来点失眠,不来点梦游,岂不是太亏了?

3月21日是世界睡眠日,这一天常与中国农历的春分重合。明明是“春眠不觉晓”,为何还有许多人睡不好?是“只恐夜深花睡去,故烧高烛照红妆”,还是“夜阑卧听风吹雨,铁马冰河入梦来”,不眠之夜,难以言说。

## 十日谈

春眠不觉晓 责编:吴南瑶

通宵看完借来的弗洛伊德《梦的解析》,醍醐灌顶。